



# 印度九日记

(2005年10月17日至25日)

● 王铭铭

[文章编号] 1001—5558(2007)03—0094—11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跨文化研究所老召集会议，没坏处，对我，开会等于出游，好玩，特别是那些不需要提交论文的会议。这次借开会之机出访印度。印度是我很早以前就想去的，到现在才成行。在英国读书时，曾想到此做调查（未果）。在印象中，对于古代中国，印度曾是“西方极乐世界”，是“西洋”占据我们的心灵之前的“西方”。想来，印度必定是中国的“西方学”的起点。作为一个好的意义上的“他者”，来自印度的宗教对于我们祖先的思想和生活都有深刻影响。（即使是在当今民间丧礼中，“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法仍然广泛存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作为一种社会范型，唐僧玄奘已给予精确描述，而在现代人类学中，它的名声也极大，人类学家一谈印度，即必言种姓……我设想，要是有华人学者能去那里调查，肯定会遭遇极其有趣的事。可惜当时伦敦的老师们，还是建议我回国，他们更想知道封闭了那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多少年过去了，能去印度，实在不错。

旅行蛮累，乘坐 MU563，19：20 出发，先去上海。在那里短暂停留，21：50 起飞，前往德里。17 日清晨 6：50 从德里坐 9W332（Jet Airways）去孟买。到孟买，本有人接，结果我与派来的人互不认识，相互失之交臂，只好自购 12：00 点 9W458 航班机票，出发到 Goa（果阿），坐车去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Goa University（果阿大学国际学术交流



中心)，在 202 房间下榻。如今大家都装孙子，飞机内、飞机场、汽车内都实行禁烟制度，受罪啊！到了房间，我狠狠抽了几斗。

德里、孟买、果阿三城中，德里本来对我最有吸引力。这是一座恒河上的城市，它的旧城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有不少胜迹。遗憾的是，这次只是路过，只能在飞机场外面观望。两三眼就已使我感到，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印度。到孟买，印度的感觉还有点，但已比较欧化。到了果阿，就觉得像是世界上到处都有的一般度假胜地，没啥特别。

在三个机场，见到很多印度人。他们的人种似还是很多样，有的黑点，有的白点，有的跟中国人差别不是很大，南北方印度人也很不同。感觉印度的印度人比英国的印度人有尊严得多，终究是在他们的祖国，生活得比较像主人。印度人用手机、手提电脑的很多。等飞机的，看来有不少男女白领，打扮得不错，男人西装革履，女性干净利落，不断打手机。最引人注目的固然还有那些好看的女性的大眼睛和身段。

果阿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位于印度西南部海岸，西濒阿拉伯海。乘车到宾馆，路上经过一个小镇，街上有不少散漫的本地人，小镇也有本地风格。但一进果阿，情况就不同了。这座城市于 1510 年成为葡萄牙殖民地，直到 1961 年才进入“后殖民地时代”。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达 450 年之久，果阿的城镇、街道都像葡萄牙的，天主教盛行，教堂林立。此地印度人也比较西化，从穿着看，他们继承了旧殖民地的文化，但人看起来很有民族自尊心。

报到后抽完烟就去会场开会。从房间去会场，经过一片绿地，过道是长长的走廊，这实在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会议叫做“The Second Transcultural Conference on Reciprocal Knowledge, Cultures of Knowledge, and Language”（第二届互惠知识、知识文化及语言跨文化研讨会），是欧洲人与印度人合办的，属于跨文化研究所的活动。进去看到，德国人主持，印度人演讲，内容是印度知识文化，有印度的信息学等内容。听起来，与会的印度学者有的是文化本质主义者，像中国的新儒家一样，有的则是新一代反对“文化建构”的“后现代”，都不是很有趣，甚至无聊。

会后，去城里一家 16 世纪建的天主教堂，它位于果阿老城。其他人去了其他地方。

晚上 8:30 在果阿 Chief Minister Roop Singh Rano 宴请。所谓 chief minister，就是市长。我们在大学国际中心露天草地吃饭，跟几位法国人类学家一起抽烟，混得蛮熟，他们不错。

晚上在宿舍翻点关于印度的书籍。

我对印度感到兴奋，也是因为这些年自己老宣扬有关古人“超越自我”的故事。我老跟人提到唐玄奘，他就是以“西天取经”、周游印度闻名于世的。

记下这段历史：

玄奘出生于公元 602 年，圆寂于公元 664 年。出身官吏家庭，受其二哥陈素影响，对佛学产生兴趣。13 岁在洛阳寺院出家，后来与二哥前往长安学经，又从长安到成都，钻研佛典。玄奘似为一位爱好游学之人，他立志西游，不是偶然的。武德五年（622 年），玄奘 23 岁，即为了求师，只身泛舟东去，经峨眉山，穿三峡，到荆州天皇寺开坛。半年后，又北游，到赵州、相州、长安。唐太宗贞观三年（629 年），从长安出发，开始西游取经，经甘肃天水（秦州）、兰州、凉州，到达瓜州，再从那里到条骛，前往西域。他子

然一身，孤游大漠，终于经莫贺延碛，去到伊吾国。在伊吾国停留了十多天，被高昌国王派人迎接。离开高昌之后，经阿耆尼国（新疆焉耆自治县）、屈支国（新疆库车），到达了冰雪覆盖的凌山（今天山山脉的穆索尔岭）。随后，又行经热海等到达铁门要塞，登越大雪山，到达目的地印度，开始周游印度。从印度佛教艺术的发源地，北方的键驮逻国开始，到迦湿弥罗国，住了约两年。后“逾山涉险，行七百余里，至半暗补罗国”。接着往曷罗，历险后到踏遍印度五部 110 国。后定居于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在那里参加了公元 642 年举行的著名佛学辩论大会。次年花了两年时间用马匹和大象驮经回国，从帕米尔高原南缘，沿渍赤河而上，经疏勒、于阗、鄯善、敦煌、瓜州等地，于公元 645 年正月抵达长安。

当今已有学者开始追寻玄奘的脚印，重踏西游之路。我景仰他们，他们使我自卑。现在到印度方便了，无非几个小时飞机，可我还觉得累人，惰性严重，且缺乏胆量……

## 18 日

我并没有带论文来，本准备偷懒，没料到 9:00 会一开始，就宣布说要我在 11:00 介绍中国有关自我与他者的观点，只好边听边想怎么说。

听会到一半，有点犯困。10:10，一个演讲的印度学者 Nadir Godrej 念了一首他的新诗歌，内容是关于印度知识经济的，听起来特别搞笑（以诗歌形式对于印度的兴起提出政策建议）。诗歌听起来像国内的一些口号，特别注重“科教兴国”，完全与中国一样。印度学者特别喜欢讨论，发言积极得很，特别是对于经济问题，他们十分热衷谈论。会间，也有印度人谴责法国人误解印度人。上午的会成了印度人自己的会。看来印度人受英国人影响很深，喜欢言论。

到 11:00 轮到我发言，就顺便讲了最近思考的“钱与世界观”的问题，说到中国古钱，象征天圆地方，本身代表世界。钱作为世界的象征，起“通”的作用，在汉代兴起，取代了以前以具体工具为铅笔形象的做法，而且影响周边，使异族接受中国必须以接受其钱币为形式。比如，四川各地，文化本不同于中原，汉朝势力进入四川后，在仪式上，该地区便广泛运用汉朝钱币在“摇钱树”（这是一种丧礼用的铜制树）上。从古钱可以引出一些话题，如，跨文化研究是什么样的“通”？“通货”怎样与“通灵”联系起来？古人在这方面是有智慧的，他们早就认为物灵相通。

会间认识一位眼睛特大、清瘦的婆罗门，他是一个科技教授，主要是因为热爱印度文化才参加会议的。他对我特别好，说是来过北京，一直邀请我去他家，说他家在孟买，是贵族，有一座大房子。可惜这次去不成了。

下午的会一开始，还是印度学者演讲。有位讲到 Ayurveda 的医学传统，其他学者演讲时间排序变了，蛮混乱。巴黎七大人类学系 Patrick Deshayes 的演讲比较有意思。据说他是第一次用英语发表论文，此前一直反对英语。论文说到亚马逊河地区的他者观念，涉及土著民族的 Huni、Huni Kuinman、Huni Kayabihuni、Bemakia 等等涉及“他人”（other）观念的观念，也涉及从 Levi-Bruhl 的 Principle of Participation 到 binay opposi-



tion 的变化，似回归于 Levi-Bruhl，强调认知的具体形式。下午讨论时，日本 Shigemi Inaga 提出许多批评意见，用 targeted culture 与 shooting culture 这文化之间雷同于射击的隐喻关系来形容跨文化表征。搞笑的是，后来有位叫 Jagdish Wagh 的印度记者发言，他特别像中国的地方主义文人，讲了许多关于果阿的事情，反复强调果阿的“beautiful aspects”（原话如此），直到被印度女主持人制止才罢休。接着，还有更多本地文人学者来演讲，都跟中国地方学术会议一样，重复歌颂地方，让我想起一个概念：the provincialization of transcultural in Goa（跨文化研究的果阿地方主义化）！

比较有趣的是，西班牙人类学家 De Rota 也来了。他还是那么糊涂，法国人老欺负他，把他的发言安排到最不起眼的时间段，他也不在乎。

傍晚 6:00 集体乘车去果阿沙滩游玩。这座城市真是漂亮，污染特小，海岸、小岛，构成城市的一部分。8:30 到 Santa Manika Cruise 游艇吃饭。我们包了船，船上有音乐舞蹈，歌舞升平，但吃得很差。

## 19 日

清晨 6:00 从大学宾馆出发去机场，乘 9W480 航班，8:10 起飞去孟买，11:05 转 948 航班去金奈（Chennai），12:45 就到金奈了。

一天都在路途中，下午从金奈出发，到 60 公里之外的 Mama [b] Ilapuram（默哈伯利布勒姆）。这是一个著名古迹群，分布在科罗曼德尔海岸，建于 7 世纪至 8 世纪期间，创造者据说是帕那瓦国王们。默哈伯利布勒姆是开辟岩石而建的宗教场所，包括有著名的战车式庙宇、曼荼罗（岩洞寺庙）及巨大露天浮雕和里瓦治寺院（寺内有数以千计的关于湿婆神的雕像）。此地古为港城，历史上与唐朝有密切的贸易往来，石雕庙宇特别壮观。看了石雕群，我觉得闽南地区所谓“石文化”，可能与这个地区有密切关系。默哈伯利布勒姆早已于 1984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金奈沿海农村，曾于 2004 年 12 月遭遇海啸，海啸也威胁了这个古迹群。我发现有一位考古学家正在指导零星几位印度农民在沿海沙滩发掘古代建筑，上去问候。他人很好，作了一番解释，说这海滩下有不少古建筑。到古迹群出口处，我又见到一位玩蛇者，一直向我招手，还用中文说“你好”。我前去观望，他拿出蛇来，我要他玩来看看，他耍了几下，跟我要钱。我说没有印度钱，他说“人民币也行”，我便给了他几块钱，他说不够。跑到我旁边观看的法国女博士生 Marie-Helene Gorisse 拉了我一把，大叫：“太贵了，快跑！”

接着车开往 Pondicherry（名字本来好听，但中文翻译为“本地治理”，蛮奇怪）。路上想到印度人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从昨天印度学者的发言看，他们对于英国殖民主义很痛恨，但英语都特别好，他们在回顾那段历史时，常用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历史来说事儿，认为葡萄牙时期比较好，他们对葡萄牙人比较崇拜。这有点像所有的历史记忆，总将离现代较远的历史，当成是对比较接近现代或现代本身的历史加以批判的资源。

到了本地治理，在一家四星级宾馆 Anandah Inn 下榻（211 房间）。出门就是街道，不太干净，街上大多是小商店、摊贩，吃的东西看起来很脏。宾馆一层开了许多出售工艺品的小店面，与其他国家旅游胜地的这种店差不多。我在那里逛了一圈，也买了几件小纪

念品。宾馆旁边，就是居民区。出门右转，见有家小裁缝店，是帮人做衣裳的。裁缝店后面就是一条小巷，走进去，就有一个印度教庙宇。庙宇特别小，建在一棵高大的古树下面。庙里拜各种神灵，庙外树根附近，有个小龛，外头有眼镜蛇石雕。庙的外观装饰得特别花哨，墙顶有大量丰满女性的塑像。走进大街道，看到另一座庙宇，规模更小，但香火旺得很，庙外面供奉大象雕像。印度教也蛮有地域性，有的庙属于地方邻里，有的则属于街市。可惜这次时间太短，没法看看到底是否有庙会之类的，庙会的仪式怎样，与集市有什么关系等等。

来旅游的欧洲人特别多，他们有可恶之处，到世界各地总是找他们的老殖民地，怀念过去的帝国主义辉煌。对他们来说，本地治理是个特别好的去处。

1673年，法国人建立本地治理中央直辖区，有自己的政权，他们将本来的小小渔村改变成欧化城市，曾于18世纪时成为人口比加尔各答还多的城市。后来，英国人在印度的力量扩张，法国人势力衰弱，本地治理曾落入英国人手中，后来才归还。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对于为法国人拥有的本地治理很冷淡，使这个地方有一定独立性，一度是印度独立运动者们的避难所。

## 20日

上午有大巴将我们所有人运送到开会地点法国研究所（The French Institute, Pondicherry）。所长 Jean Pierre Muller 出来迎接，当然还是主要与 Umberto Eco 打招呼。Umberto 是欧洲文化名人，作为大人物，所到之处，都受到极其热情的款待，跟中国文化人地位大不一样。研究所是法式建筑，特别漂亮，内部很宽敞，有大量书籍，一进门，就有尼赫鲁来访的照片。他曾躲藏于本地治理，受法国人保护，当上总理后称，应让法国研究所继续作为“印度向法国开放之窗”存在。

据所长介绍，本地治理法国研究所是法国外交部下属的许多研究中心之一，它成立于1955年，财政支持来自《印度法属领土割让条约》（上个世纪50年代签署）的有关安排，本来主要研究印度文明、宗教及南亚环境演变，二十多年前成立社会科学部，现主要有社会科学各学科、生态学、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有藏书五万多册，杂志九百多种，独立训练博士，并合作开设夏令营等形式的训练课程。

会议室是长条形的，布置简朴，是个开学术会议的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开会。会议很快还是先由 Alain Le Pichon 解释跨文化研究所的计划，接着由印度学者主持，内容与会议的主题比较切近，不像在果阿那样，都是印度人的天下。从果阿到本地治理，我们的会从印度学转向跨文化。

中午利用时间去街上看看。法国研究所所在的区，全是欧式建筑，都是法国人的天下。隔壁就是远东研究院印度分部，附近有各种外交部分和侨民居所。一出法国区，进入印度区，泰米尔文化便出现在眼前。本地治理城分东西部，东部沿印度洋分布，全为欧式，过一两条街道，到西部，则全是印度人了。西部脏乱得很，商店到处都是，动物、三轮车、“摩的”等等，拥挤成一团。每个角落都有印度教庙宇，有的非常辉煌，也有的可能是社区性的庙，所以很小。印度古代是“佛国”，可到唐代玄奘去取经之时，佛教实际



已出现式微苗头。玄奘去以前，佛教小乘发达，排斥印度教崇拜。到玄奘去时，大乘已占主流，它不排斥印度教，而作为“民间大众文化”的印度教，也渐渐将佛教信仰吸收于其中，使佛教失去其独立性。到了现在，已很难看到佛教的踪影；相反，像我这样的过客，一出门也能见到印度教的庙宇与活动。

本地治理这个地方是旅游胜地，街道上有不少外汇兑换处。并非每家都接受人民币，但有一两家还蛮喜欢做人民币兑换生意的。

在街道上，发现有不少欧洲游客去一个庙宇参观，那是革命派神秘的奥罗宾多·高士建立的“修道院”（Ashram，“阿斯兰”）。也不知道为什么欧洲人对印度的革命派建立的神秘教派这么感兴趣。

下午我还是被安排讲座（3：00 开始）。我没有论文，准备了讲话提纲：

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画鬼容易画人难。
2. Other Time, No Time.
3. 汉学中的他者观念之演变与中国化（特别是时间性方面）。
4. 中国人类学的天下观。

相比上个讲话，这次比较具体，主要介绍汉学的问题，大致是要表明我对 Other 概念运用于中国研究的意义与局限的认识。听众感兴趣的是开头那两句话。巴黎人类学家 Richard Pottier 对汉学研究比较熟悉，提了一两个问题，听起来对我蛮支持。

晚上 8：00，在法国研究所举办酒会、吃晚餐。

## 21 日

还是在法国研究所开会。上午的讲座先是赵汀阳批评欧洲 secret of things（事物的秘密）的分析和认识方法，接着法国貌美的博士生 Marie-Helene Gorisse 帮导师宣读一篇蛮差的论文。后来几篇人类学论文都特别好，巴黎索邦大学人类学系 Richard Pottier 的论文是讲老挝关于 natural disease（自然起因的疾病）的看法，法国研究所 Laurent Pordie 的论文是西藏医学的大小传统与面对现代化的问题。

下午我主持会议，由人类学家 Nicole Lapierre、De Rota 演讲。前者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关于“陌生人”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特别有趣；后者讲的英语实在听不懂，是西班牙语的变种。

傍晚，我去 Mission Street 找 Focus 书店，那实际是间文具书籍结合卖的商店，没好书。从对面一家教堂，则买了大量旧书，有印度书、英文书、法文书等等。

8：00 在法国领事馆晚餐，不许在餐厅抽烟，我们几位烟友只好去阳台，边抽边聊，特别高兴。看到屋里的人，发现他们都蛮正经，我们心中更是高兴。

## 22 日

上午有不少讲座，但主要是国际政治学的。尼赫鲁大学校长 Balveer Arora 是专家，讲了不少，语言清晰，比较务实，探讨印度一体化的问题，也涉及政治学上 Hobson、

Schempeter 等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提倡 civil power（公民权）。

下午 3:00，一个居住在本地的法国历史学家介绍地方史。他特别痛恨曾经从法国人手里夺走本地治理的英国人，称他们是 barbarians（野蛮人，流氓）。痛骂多次，搞得不像个学者，但有激情，我觉得可爱。他做的研究特别好，占有关于这座城市的所有地图，并对一家一户的历史进行研究，法国研究所展览他的地图研究成果，特别细致。

过后，我和 Alain Le Pichon、赵汀阳去甘地街。我在书上看到一个介绍，说尼赫鲁大街有家咖啡店叫“Indian Coffee House”，有一定历史，说这个地方能买到最便宜的点心，我以为可能“很印度”，就建议大家去看看。我们真去了。进去一看，除了我们三个是外国人，其他都是印度人。咖啡很浓，还卖甜点，看起来黏糊。这家咖啡店跟以前中国的国营饮食店特别像，四墙挂许多爱国主义宣传画，连买卖方式都一样，先拿代币券，再给喝的。天很热，但只有风扇，顾客都蛮朴实。

过后我们去海边啤酒屋，坐在阳台上聊天，喝着印度早啤酒，蛮不错。一眼看去就是孟加拉湾，海水特别蓝，我想到家乡泉州历史上的商船与这里的可能关系。

没想到的是，我的帽子引来了一顿争吵。我一直戴帽子，连讲座和主持会议也是如此，自己没感觉。可是 Alain 觉得我不礼貌，“哎，出洋相啊”，他开始用话刺激我——

**Alain:** 你戴个帽子，让你显得像个美国人（蔑视的语气）。

王：不，这不是美国帽子，是欧洲的，而且上面绣的树是中国的，哈哈。

**Alain:** 那你为什么不跟大家解释这是中国和欧洲的？我建议你这么做法，因为大家看你在会场戴帽子，觉得不礼貌。直率地说，在欧洲去人家家里做客，进了屋要脱帽子，不然就太不礼貌了。

王：我了解你们法国人很在乎这个，你们一个数学界的朋友昨天就直率地提醒过我，问我为什么戴帽子。

**Alain:** 戴帽子让你像美国人……

王：我们清代时还扎辫子，现在男人没有人有辫子了，与你们全一样。你的头发与美国人也一样，不也像美国人吗？

**Alain:** 不，我的头发比美国人长点，美国人后面都剪得很短。现在法国年轻人都模仿美国人，我不这样。

王：我看是完全一样，没有区别，美国像你这年龄的人，头发也跟你一样长。

**Alain:** 那你说你到底为什么戴帽子？

赵：王铭铭可能是想让人觉得是个怪人。

王：可能吧。现在许多教授都像你这样打扮得像商人，人类学家跟商学家一样，所以我就成这样了。

**Alain:** 你讲课也戴？

王：是啊，我还抽烟。

**Alain:** 噢，这在法国是不可能的。

王：是啊，你们才是真正的美国化。我在美国，他们也不让抽烟，芝加哥大学连我的办公室都不让我抽，所以我后来都没去。



**Alain:** 美国对世界进行标准化, 使各国失去自己的风俗, 还是不要像美国人好。另外, 你说要怪点儿, 我也想这么做, 你是不是建议我穿得像中国人一样?

王: 首先, 美国人对世界进行标准化, 有其宗教根源, 根源在你们欧洲。你这个欧洲人要求我怎么穿戴, 不也是在要求我标准化吗? 而现在许多中国人为了向法国人表现自己是中国人, 故意穿古代的汉装, 我看着很滑稽。所以我也不准备建议你穿得像古代中国人那样。

**Alain:** ……其实, 我并没有太注意你的帽子, 是别人……

王: 噢, 我感到法国人有很好的文化意识, 但这个文化意识, 存在一种不怎么好的感觉, 比如你们对美国人的文化存在一种 depression, 对他们特敏感。

**Alain:** 其实, 我们法国年轻人, 也像你一样, 不是你一个人这样。要是你是我儿子, 你戴帽子, 我肯定不高兴, 这还是关于文化特点的问题。

王: 我不这么看。你身上穿的也与美国人一样啊, 除了没有帽子。而我除了帽子, 其他哪件又是本民族的呢? 完全没有! 因为是这样, 所以我们根本不要在乎帽子。况且你要知道, 西藏人很早就戴美国牛仔式的帽子, 你能说他们美国化了吗? 我看那种帽子是欧洲传去的。

**Alain:** 关键在于礼貌问题。比如你去我家, 要有礼仪, 我要是去你家, 一定遵守礼仪。

王: 哦, 可是, 我们并不在你家, 是在印度, 而且大家都很随意。

**Alain:** 还是有礼貌问题……

王: 其实我认为礼貌的讲究里头时常包含着粗鲁, 谈别人的穿戴就是粗鲁啊。

**Alain:** 对不起, 我是粗鲁了点。

王: 你那个数学家朋友昨天还想脱我的帽子看, 我很喜欢他的直率。他以为我是个秃子, 想看我的帽子下面是什么。

**Alain:** 啊, 那太粗鲁了。真的吗? 他真的这样做了吗?

王: 真的啊。

**Alain:** 那就是他不对了。

王: 没什么啊, 我无所谓, 我蛮喜欢他。还有, 我其实十分有礼貌。

**Alain:** 是啊, 我也这么看。

(后来时间晚了, 结账下楼, 一路他继续说话。)

**Alain:** 无论怎样我认为礼貌是重要的。

王: 关于你就我的帽子提出的建议, 我下回来巴黎一定接受。

**Alain:** 谢谢。

王: 不过, 我想礼貌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这你得承认。比如, 你们巴黎人现在以为用左手摘面包吃是优雅的礼貌, 但过去就并非如此。你们过去要是这么做, 大家肯定看不起。现在在英国和美国, 用手指摘面包仍然是不礼貌的行为。(说这话时, 我心里偷偷恶作剧。我想, 这几天在印度, 我发现法国人为了显示优雅, 还是用左手手指摘面包吃, 在印度这很可怕, 左手是擦屁股用的, 最脏, 最不礼貌。)

(事后回宿舍, 找时间凭记忆记录下来, 觉得那是孟加拉湾边一场“礼仪之争”, 自己

出了点洋相，但老外的事儿逼。)

23日

9:00 出发去金奈，转 9W831 飞机去德里。飞机晚点，在候机时遇到一个年轻华人，是潮州地区来的，说是在印度做买卖，买鱼，印度人不大吃鱼，中国人爱吃，做这交易不错。我们飞机到很晚才抵达德里，接着坐车立刻奔去 French Alliance（一个法国慈善基金组织，恐怕也带有“渗透”印度的作用），主要是陪 Eco 去做讲座。很多印度人也读过他的书，崇拜得很。后来，欧盟代表处请鸡尾酒会，有不少记者来采访。

晚上入住 Chintan ICSSR（这是一个有点像“社会科学院”的独立机构，不过据说主要是由学术基金会和学术活动场所构成的，专供学者用）的宾馆（Guest House, room E2）。

24日

在尼赫鲁大学社会科学学院（SSSI）Committee Room 开会。总结前几天，我与巴黎几位人类学家意见比较一致，我提出要防止“essentializing culture”，就是对文化的内容添油加醋（实质化），要找文化中间状态和流动的脉络。印度学者热烈讨论印度建立跨文化研究所的问题，互相踢皮球，最后还是法国研究所答应承担费用。

尼赫鲁大学校园特别大，教授开车到学校后，都是步行，据说因为楼与楼距离很远，所以教授们要步行很久。有个女教授说，她的身体特别好，都是因为走路。我想，教授花那么多时间步行，怎么有时间做学问？

尼赫鲁大学副校长 Arora 是个开明、有风度的人，我对他印象蛮深。休息期间他主动来聊天，说到希望有更多中国学生去印度留学。对此，我特别有同感，我说会建议学生来印度从事人类学调查，最好的方式是在尼赫鲁大学做博士论文研究，拿他们的学位。若有学生在研究阶段愿意来一年，挂靠尼赫鲁大学人类学系，回来再拿中国学位，那也是不错的选择。他立刻表示赞同，而且主动说未来可以协助促成这事。

午餐后，我一人去 Humayun's Tomb（胡马雍陵）。那是为莫卧儿帝国第二代帝王胡马雍及其王妃建的陵墓，于 1572 年落成，历史悠久。陵墓周边为花园，建筑结合印度、波斯风格。

后来，去甘地陵，见不少学生在朝拜，陵墓特别简朴。在门口，我买了老甘地自传。

过后去大学附近的旅游品市场，在那里发现一家书店，有不少印度学的著作。在那里购得印度学者编的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 Bernard Cohn 的印度人类学文集，是在印度出版的，很全。

印象中德里比北京还大，高楼大厦比较少，古建筑保护和绿地比北京强多了。德里分为旧德里和新德里，一北一南。新德里是新城，比较发达；旧德里古街狭窄，楼房多为二三层高，比较破旧。



25 日

上午参观红堡，这是享誉世界的古老伊斯兰文化建筑名胜，传说是莫卧儿王朝第五代国王沙杰汗于 1638 年建设的（花了 10 年才建成），是印度最大的王宫。现在附近有市场兜售旅游纪念品和印度特产。

在德里，感觉伊斯兰世界对于印度影响特大。

我这次从中北部的德里，去阿拉伯海边上的果阿，再从西南，到东南泰米尔地区的本地治理等地，到了印度的几座著名的城市，感觉到“印度半岛”这个概念的重要。玄奘《大唐西域记》谈到印度疆域时说，印度“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这仍是形容印度地理总体形象的最简洁而贴切的语句。印度由连接大陆的北部与伸进海中的半岛构成，既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又是海洋世界的一部分。它的文明能影响东南亚和中国，但同时，自身似乎一直被其他文明侵袭（雅利安人、波斯人、近代欧洲人，相继活跃在这个半岛上）。印度文明看来是一个特别“软弱”的文明，这可能是其宗教的和平主义倾向使然。不过，经过这么多外来的侵袭，印度还是印度，它的文化风格还是特别鲜明，不像我们中国，过度崇拜西方。奇怪的还有：在这里兴起的佛教，不知为何在东南亚和中国兴盛，在印度却没有多少存在的痕迹。我们的儒教也有点像，它在国内不怎么受重视，20 世纪初破坏得很厉害，但在日本、韩国，影响特别大。

下午 4:00，MU564 从德里飞上海，转飞北京。满飞机都是印度人，拖家带口，以家庭为单位来华，儿童、妇女特多，看来两国交流颇频繁。

一路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概念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在国内民间仪式调查中，我见到这六个字常出现在丧礼中，用来表示死者灵魂的归属地。对于我们的老百姓，“西方极乐世界”到底具体指哪里已模糊了，它无非是个抽象的概念，像“天堂”那样。可是，我猜想，在不到 100 年前，中国人对于它的空间位置还是清楚的。从大唐到晚清，佛教给我们带来的印度印象是，那是人生终了后灵魂可能抵达的最高境界。到底先秦到汉晋的“升天”怎么演变成“西天极乐世界”，是个研究的好题目。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变化：以欧洲北美为中心的“新西方”，在政治经济生活上已替代了印度代表的宗教意义上的“旧西方”。我们从来没有人将这个“新西方”想象成人死后灵魂的最好去处，多数人将它与此生、此在联系在一起，生的时候想去，死前想回（“叶落归根”）。对我们中国人而言，两个“西方”构成的“结构”大体如此：“旧西方”是为灵魂而设的，“新西方”是为生活而设的。它们一个是历史，一个是现实，二者配合起来成为一个“世界格局”，规定着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我们没有将“西方极乐世界”等同于印度，可能是因为这个国度被“新西方”殖民化了（至今这个历史的印记仍然很深），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度已渐渐失去对于灵魂的关注。（大家似乎都以为，“肉体现实主义”或“corporealism”，才是我们生活的方案。）

到家，印度依然还在我心中，特别是这次能去泰米尔纳德，感到很幸运。本地治理这座小城所在的泰米尔纳德，就是古代的“达罗毗荼国”。这里的居民才是印度原住民。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雅利安人从西北进入印度，打败达罗毗荼人，将他们赶到南方。雅利

安人在此后也渐渐从印度河流域向东南发展，移居恒河流域，而达罗毗荼人聚居于印度南部。翻查玄奘《大唐西域记》，见其第十卷记载了这个国度的情况：

达罗毗荼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号建志补罗，周三十余里，土地沃壤，稼穡丰盛。多花果，出宝物。气序温暑，风俗勇烈。深笃信义，高尚博识，而语言文字，少异中印度。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皆遵学上座部法。天祠八十余所，多露形外道也。如来在世，数游此国，说法度人，故无忧王于诸圣迹，皆建窣堵波。

季羨林在注释中提到我这次造访的金奈以南石雕胜迹，说到7世纪初期跋罗婆王父子热爱建筑与雕刻艺术，造下许多石窟寺，摩摩罗普罗（也就是我这次去的默哈伯利布勒姆古迹群）是其中之一。季老还提到，8世纪，达罗毗荼国受唐朝册封，还“请以战象及兵马讨大食及吐蕃等”，得到玄宗的表扬，玄宗还下令将他们组织成独立部队。而南印度王有次建设寺院，上表乞求皇上赐予匾额，玄宗赐给他“归化”二字。（《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下，中华书局，2000年版，页853~854）

想起那天我就站在孟加拉湾边的古石雕边上，看着蓝色的大海与红色的土壤，我想象的那段历史，就像是印度一样，那么遥远，而虽则如此，它却还是让我想起家乡。（家乡有作为印度教男性生殖崇拜的石笋、印度教浮雕，从唐到元都有印度教群体，而在唐以前，还有印度教僧人在那里的一座小山上〔九日山〕翻译宗教典籍。）

2006年4月据日记录入整理

[收稿日期] 2007-06-12

[作者简介] 王铭铭（1963~），男，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 On the Cultur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ethnic Relations

*Zhou Yonghua*

**Abstract:** The article made an analysis in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bining power of culture, the main theme was discussed through the condi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Han cultur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enhancement of stationing troops and migr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n the rapid dissemination of Han culture, the gradual plantation of Han culture into the culture of the minoritie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The Cultur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ter-ethnic relations; Development

( \*P. 37)